



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

2018年9月10日至28日

议程项目4

需要理事会注意的人权状况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所述期间出现空前动态，交战各方在阿勒颇、霍姆斯北部、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农村省、德拉省和伊德利卜省进行了战斗，共致100多万叙利亚男子、妇女和儿童流离失所。在调查委员会记录的大多数案件中，流离失所系交战各方未能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要求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直接导致，或由各方的非法行为造成，它们发动不分青红皂白的蓄意攻击，很少顾及平民的性命。

亲政府军、武装恐怖主义团体以及其他行为者发起的战斗使平民在恐惧和绝望中逃离家园。根据交战各方谈判达成的“撤离协定”，另有成千上万平民被迫迁移。在战争爆发七年后，现在饱受流离失所之苦的有逃离该国的550多万难民，以及留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650多万境内流离失所平民。

鉴于上述原因，委员会向交战各方提出了一系列切实的建议，以解决影响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平民的各种问题，包括确保其住房、土地和财产权。

* 本报告附件不译，原文照发。



目录

	页次
一. 任务和方法.....	3
二. 政治和军事动态.....	3
三. 平民保护.....	5
四. 流离失所者.....	12
五. 住房、土地和财产权.....	17
六. 现行调查.....	17
七. 建议.....	18
附件	
一.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地图.....	21
二. 武装恐怖组织对大马士革市和大马士革农村省的袭击.....	22
三. 土耳其提交的橄榄枝行动情况说明.....	23

一. 任务和方法

1.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34/26 号决议提交理事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¹ 根据 2018 年 1 月 16 日至 7 月 10 日的调查，在报告中提出了调查结果。委员会采用的方法基于各调查委员会和实况调查团的最佳做法。
2. 本报告所载信息来自在该地区和日内瓦进行的 402 次访谈。委员会收集、审查和分析了卫星图像、照片、视频和医疗记录。与联合国报告一样，本报告参考了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来文。
3. 委员会如有合理理由认为事件如所述那样发生，并且所确认的交战方实施了侵权行为，证据标准即得到满足。委员会仍然无法进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因而调查受到限制。

二. 政治和军事动态

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交战方的继续增加和军事化的加强导致境内流离失所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1 月 20 日土耳其宣布发动橄榄枝行动，土耳其武装部队与叙利亚自由军成员开始了跨越边境行动，进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的阿夫林(阿勒颇)。土耳其政府宣布其目的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打击恐怖主义并确保其边境安全(见 S/2018/53)。1 月 21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谴责这次行动是侵略行为，是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领土完整的公然攻击，违反了《宪章》的规定(见 S/2018/82)。
5. 在政治方面，叙利亚全国代表大会于 1 月 30 日结束会议，通过了一项最后声明，认可联合国制定的 12 项原则和设立宪法委员会。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拒绝接受联合国发挥作用的可能性，指出应遵循宪法程序而不受外国干涉。
6. 在阿夫林之外，军事升级持续到 2 月份，阿拉伯叙利亚军队开始向 Saraqib(伊德利卜省)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2 月 3 日，在马斯兰附近被击落一架苏霍伊-25 战机后，俄罗斯联邦空军加剧了对伊德利卜的空袭。新成立的 Jabhat Tahrir Suriya(“叙利亚解放阵线”)² 与阿勒颇省和伊德利卜省的恐怖组织沙姆解放组织³ 之间也继续发生冲突。在东古塔，空中和地面轰炸于 2018 年 2 月达到了新的高峰(见 A/HRC/38/CRP.3)。鉴于冲突升级，安全理事会试图停止敌对行动，但缓和冲突的努力没能成功。土耳其武装部队和自由军武装人员同时占领了阿夫林(见下文第 14-31 段)，随后土耳其政府宣布 Tal Rifat 和 Minbij(阿勒颇)将成为下一个被占领对象。

¹ 委员会成员为：保罗·塞尔吉奥·皮涅罗(主席)、卡伦·科宁·阿卜扎伊德和哈尼·梅加利。

² 由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和 Nour al-Din al-Zenki 组成。

³ 尽管其名称在 2016 年 7 月从“支持阵线”改为“沙姆法塔赫阵线”，但委员会继续将该团体视为安全理事会第 2170(2014)号决议所指的恐怖主义实体。2017 年 1 月 28 日，在阿斯塔纳举行第一轮会谈后，该恐怖主义团体加入了一些极端主义派别，包括黎凡特支持者和阿兹纳阵线，组成沙姆解放组织这一伞式联盟。

7. 4月通过了第10号总统令(见下文第91段),这引起了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关于法律可能会使国家没收财产的行为合法化的担忧。4月13日,在杜马发生可疑化学袭击后,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法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发动袭击,国际紧张局势加剧(见下文第92-93段)。4月19日,因未能达成“撤离协定”,政府军对大马士革南部郊区的军事行动升级。4月30日,因俄罗斯联邦主持的谈判在一周前破裂,叙利亚军队开始采取重夺霍姆斯北部农村的行动。与此同时,政府军与各武装派别达成撤离大马士革南部郊区 Yalda、Babila 和 Beit Sahem 的协议。

8. 5月13日至17日,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享有人权的负面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伊德里斯·贾扎伊里受邀访问大马士革。特别报告员在访问后得出结论认为,制裁因其对人权和人道主义准入的负面影响加剧了叙利亚平民遭受的苦难,委员会完全赞同这一评估意见。⁴

9. 也是在5月,叙利亚民主力量宣布对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之间的边界重新集结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残余分子采取“半岛风暴行动”。在外交层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土耳其代表于5月14日在阿斯塔纳进行新一轮会谈,讨论“降级区”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进展,并协调解决冲突。5月15日,政府军完全控制了霍姆斯省反对派的最后一个飞地(见下文第32-34段)。

10. 经过一个月的激烈战斗,亲政府军于5月21日宣布重新夺回了亚尔穆克难民营(位于大马士革市附近的一个战略地区)⁵以及毗邻的 Qadam、Tadamun 和 Hajar al-Aswad 地区。在伊德利卜,阿斯塔纳担保国于5月28日宣布设立29个观察点,以监测伊德利卜降级区。伊德利卜的11个叙利亚自由军派系重组为一个伞式组织 Jabhat al-Wataniya lil-Tahrir(“民族解放阵线”),⁶创建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最大的武装团体之一。

11. 6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和土耳其实施了 Manbij(阿勒颇)路线图,重点是从该地区撤出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土耳其和美国官员表示,该路线图将解决使安卡拉和华盛顿产生分歧的问题。6月18日,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开始了为期两周的工作,以弥合阿斯塔纳进程的担保国与美国领导的小组(包括法国、德国、约旦、沙特阿拉伯、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分歧。讨论侧重于在宪法轨道上取得进展的前景,以及为支持政治解决而继续进行外交努力。

12. 在4月14日将东古塔和5月15日将霍姆斯北部收复后,亲政府军将注意力转向南方,于6月19日发动重占德拉省的攻势,造成270,000多名平民流离

⁴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联合国专家表示,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加剧了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危机”,2018年5月17日新闻稿。

⁵ 亚尔穆克难民营距离大马士革市中心8公里,建于1957年。冲突前营中约有16万人,容纳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最大的巴勒斯坦难民社区。2012年12月,敌对行动的爆发迫使大约14万难民离开亚尔穆克难营地。2015年4月,属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占领了亚尔穆克的三分之二,又使数千人迁往邻近的 Yalda、Babila、Beit Saham 和 Tadamun。

⁶ 包括 Faylaq al-Sham(Sham 军团)、Jaysh al-Nasr(胜利军)、伊德利卜自由军、第1和第2海岸师、第1步兵师、Al-Jaysh al-Thani(第2军)、Jaysh al-Nukhba(精锐部队)、Shuhada al-Islam Darayya、al-Hurriyat 旅和第23师。

失所。尽管南部停火担保国(美国、俄罗斯联邦和约旦)作出了调解努力，但军事行动仍然持续了两周，直至各武装团体在 7 月 6 日达成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

三. 平民保护

1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交战方的增加和日益扩大的军事化导致暴力升级，影响到全国的一些省。这些战斗不仅导致对继续受空中和地面袭击影响的平民的保护急剧恶化，还造成导致 100 多万平民的境内流离失所，使许多人的处境愈发脆弱，生活条件恶劣。流离失所往往是因交战各方未能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要求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或各方不顾平民性命发动不分青红皂白的蓄意攻击的非法行为而直接导致的。

阿勒颇省

14. 土耳其武装部队和盟军叙利亚自由军的成员于 1 月 20 日发起了橄榄枝行动。空中和地面行动持续了两个月，大多是在远离城市的阿夫林地区进行的。当土耳其武装部队和附属武装团体于 3 月中旬进入阿夫林市时，库尔德部队为避免城市战争和伤及平民百姓而放弃了控制权。因此，为占领阿夫林而发动的大多数袭击都集中在该区的农村郊区，远离人口密集的平民区。

15. 在进行空袭时，土耳其空军倾向于使用先进的战机和精确制导弹药。大部分地面部队包括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邻近地区的叙利亚自由军附属武装团体，包括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Faylaq al-Sham、Jaish al-Nukhba、Jaish al-Sharqiya、Jabhat al-Shamiya 和 Nur al-Din AL-Zinki。除个别外，地面部队均为轻步兵装备。相比之下，土耳其部队则为重装甲型，部署了坦克、轻型人员运输车和若干类型的大炮。

16. 与之作战的是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他们主要是轻步兵。2 月，少数亲政府军试图进入阿夫林支持库尔德部队，但遭到土耳其炮击。3 月 18 日，土耳其部队宣布正式占领阿夫林市。

17. 委员会从土耳其当局获得了关于下述几起事件的初步资料。在编写本报告时，虽然收到了一般性说明(附件三)，但委员会发出的关于对具体事件作进一步澄清的要求尚未收到答复。一些空中和地面袭击对阿勒颇省的民用物体和受特别保护物体造成了破坏，包括医疗设施、市场和住宅。在橄榄枝行动之前，1 月 18 日大约 11 时 30 分，Azaz 的一家精神病院，也是在政府控制之外经营并容纳 157 名长期病人的唯一一家精神病院，遭到驻扎在该地区西南部的库尔德部队的炮击。女病区遭到破坏。11 名妇女受伤，一名妇女随后死亡。

18. 而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的敌对行动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为发起橄榄枝行动时居住在阿夫林地区的 320,000 多名平民。1 月 21 日下午 1 时左右，土耳其空军发动的几次空袭击中了 Jalbul 和 Maryamin 之间的一个家禽养殖场。这些袭击造成至少 11 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 4 名农场主，几周前从伊德利卜来的 1 名流离失所妇女及其 6 个孩子，另有 7 人受伤。委员会审查了关于似是该农场北侧的一些沟渠的信息，这些信息表明，它们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

19. 也是在 1 月 21 日，距离 Ain Dara 村不到 2 公里、距离阿夫林市 10 公里的 Tell Ain Dara 考古遗址遭到轰炸。这次袭击破坏了受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

织(教科文组织)保护的场地，包括入口和主厅。虽然土耳其政府否认对这次袭击负责，但叙利亚文化部指责是它造成了破坏。⁷ 除非是军事目标，否则须特别注意避免对历史古迹造成损害。

20. 2月22日晚上8时30分左右，土耳其空军对途经 Basuta 村附近的 Jabal al-Alham、载有数百名示威者的公共汽车、中客车和小轿车车队发动袭击。车队在三个不同的地点被击中，造成至少一名司机死亡，12人受伤。土耳其部队2月23日发表的声明称，一支载有恐怖分子、武器和弹药的车队遭到袭击。目击者详细说明了车队如何试图向阿夫林提供食品和医疗用品；委员会在审查大量证据后指出，该车队中有活动人士、护士和一名医生，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示威者。尽管对土耳其国防部发布的无人机录像进行了审查，⁸ 但无法核实战斗机、武器或弹药的存在。

21. 在军事行动即将结束时，加强了对阿夫林市的空中和地面轰炸，导致成千上万平民逃离。3月15日晚上8点左右，在几十辆车排队准备离开阿夫林市时，土耳其空军袭击了 Turandah 村附近的一个检查站，造成至少5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老年妇女，一名30多岁的男子和一个男孩。

22. 整个第二天，即3月16日，土耳其空军和附属的叙利亚自由军部队对阿夫林市的轰炸继续升级。上午10时30分左右，目击者看到战斗机在 Al-Mahmoudiyah 居民区上空盘旋，并描述了在一个牲畜市场对面发动的袭击，当时数十名平民正在车上排队，等待离开该市。袭击造成至少20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另有至少30人受伤。第二天，目击者埋葬了一些受害者，包括至少七名妇女和一名婴儿，但强调说，由于随之而来的混乱，无法举行丧葬仪式。

23. 同样是3月16日，在下午2时30分左右，阿夫林市的主要医院至少发生两起袭击事件。⁹ 袭击造成至少9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3名妇女，另有20人受伤。袭击之前没有发出任何警告。据目击者称，医院内或附近没有军事设施。

24. 就在橄榄枝行动发动之前，库尔德部队除了侵犯生命权、自由权和人身安全权之外，还在1月18日犯下了发动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的战争罪(见上文第17段)。在1月20日开始的空袭中，土耳其空军可能未在发动某些袭击之前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这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

25. 在宣布占领阿夫林区后，地区和村一级的一般行政部门发生了重大变化。居民描述了新当局下的生活，指出建立了新的治理结构，土耳其部队和附属武装团体将地方自治改为新的地方议会。还任命了新法官；证人指出，法官们的薪金由土耳其以土耳其里拉支付。5月下旬，建立了一个民警机构，主要由前武装团体成员组成。居民们不断报告说，他们不确定是谁负责安全和公共秩序，武装团体的存在导致了许多侵权行为。

⁷ 见“More civilians killed due to Turkish aggression on Afrin”，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2018年1月28日。

⁸ 可查阅 www.youtube.com/watch?v=yr1ym_gdS3M。

⁹ 见调查委员会网站上关于对医院造成的损害的卫星图像，网址为：www.ohchr.org/en/hrbodies/hrc/iicisyrria/pages/independentinternationalcommission.aspx。

26. 居民们报告了叙利亚自由军附属武装团体的逮捕、殴打和绑架模式，这些武装团体从接管某些地区开始，因任意逮捕和拘留而臭名昭著。有些人还说，他们被叙利亚自由军派系逮捕并长时间单独监禁，另一些人也称受到土耳其官员的讯问。委员会收到的资料表明，3月22日，在 Mайданu 和 Sotio 村，29 名年轻男子被武装团体成员逮捕并失踪。许多人还指出被怀疑支持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者、民政部门的前成员及其家庭成员、记者、活动人士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的支持者是如何成为攻击目标的。

27. 那些被叙利亚自由军附属团体拘留的人从未被告知他们被关在何处，而且往往无法识别逮捕者。其他人提到不人道的拘留条件，包括牢房过度拥挤和食物极少。委员会正在调查关于 Al-A'mshat 武装团体拘留期间死亡的报告。

28. 许多居民报告说，武装团体成员在 3 月进入阿夫林市时，大肆抢劫和占用民房。受害者描述了房屋被抢的情况，“家具、电器和所有装饰被洗劫一空”。目击者称，土耳其军队有时会在抢劫事件发生地附近，但未采取行动加以阻止。收到了关于抢劫医院、教堂和一个雅兹迪神殿的进一步报告。关于后者，委员会还收到了关于其他雅兹迪宗教场所在似有宗派色彩的袭击中遭到破坏的报告。

29. 居民的汽车也被偷走，他们不得不以 2,000 美元至 5,000 美元的价格购回。一些证人还报告说，实施抢劫的不光是武装团体成员，还有公民，特别是在阿夫林刚刚失守时，这表明没有行为者愿意或能够维护公共秩序。受害者向新设立的“军警”（主要由前叙利亚自由军战斗人员组成）或武装团体设立的委员会报告了抢劫案件，但两者都没有提供任何切实的赔偿。

30. 除抢劫案件外，委员会还记录了占用房屋行为，特别是占用逃离冲突的库尔德人的房屋。返回者被禁止进入家门，并被武装团体成员告知，由于他们对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的实际或可能的支持，他们不得住在该地区。然后，武装团体将房屋用于军事目的，或作为战斗人员及其家人的住所。在撤离东古塔后经伊德利卜抵达的战斗人员及其家属(A/HRC/38/CRP.3, 第 68-70 段)占用了逃离的库尔德人的住所。被没收的房屋似乎一概遭到武装团体成员涂鸦。

31. 在编写本报告时，委员会无法确定阿夫林或其周围地区受土耳其部队或武装团体控制的确切程度。各武装团体的成员多次犯下在阿夫林掠夺的战争罪，并进一步严重侵犯了享有财产的权利。¹⁰ 如果证据显示任何武装团体成员是在土耳其部队的实际指挥和控制下行事，则所实施的侵权行为可归咎于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些行为的土耳其军事指挥官。¹¹

霍姆斯省北部

32. 亲政府军最初在 2012 年 2 月包围了霍姆斯北部，此后平民被迫依靠当地生产的粮食和通过政府控制的检查站运送的数量有限的货物生存。在整个报告所述期间，政府军仍不时拒绝重要食品和药品进入，使人道主义行为者很难到达霍姆

¹⁰ 例如见检察官诉 Germain Katanga 案，ICC-01/04-01/07，2014 年 3 月 7 日，第 925-957 段；另见《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七条。

¹¹ 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ol. I: Rules,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2005, rule 153。

斯北部。在 4 月 14 日宣布对东古塔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亲政府军即加倍努力，在 4 月 15 日通过升级空中和地面袭击，拟重新夺回霍姆斯北部和亚尔穆克难民营及其周围地区(见下文第 41-46 段)。在俄罗斯联邦主持下进行了几轮会谈后，4 月 18 日，亲政府军和武装团体代表在地方议会成员面前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促进进一步的谈判。然而，4 月 29 日和 30 日冲突加剧，主要影响到 Rastan 和 Talbiseh 镇的平民。

33. 4 月 8 日，Masharafah 的亲政府民兵于下午 5 点左右在 Makramiyah 村附近的一条公路上发动地面袭击，造成四名家庭成员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婴儿，并致另外三名兄弟姐妹受伤，最小的 5 岁。同样，4 月 23 日，亲政府民兵袭击了距离 Zafarana 4 公里的 Dhahabiyah 境内流离失所者居住点，造成一名 18 岁青年和一名儿童死亡，两名男子受伤。据受害者和目击者说，这些地区没有军事设施。

34. 在 5 月谈判前的几周，特别是 4 月 29 日和 30 日，暴力事件增多。平民回忆说，在猛烈的炮击下，他们躲在地下避难，其他人则骑自行车和徒步逃离。4 月 29 日大约上午 10 时 25 分，亲政府军在医疗和救济组织联盟支持下，对 Zafarana 的外科医院发动空袭。几分钟后，即上午 10 时 30 分，初级保健点在第二次袭击中受损。4 月 30 日，亲政府军对 Rastan 的医疗设施发动空袭，使其无法运作；在袭击发生之前没有发出任何警告。政府军宣布该地区于 5 月 15 日重新夺回。

35. 委员会认为，4 月 8 日和 23 日亲政府民兵成员的上述袭击构成了发动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的战争罪，并侵犯了生命权、自由权和人身安全权。4 月 29 日和 30 日亲政府军的上述袭击构成蓄意袭击受保护物体的战争罪。

大马士革省和大马士革农村省

3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亲政府军继续围攻东古塔¹² 和亚尔穆克难民营。为重新夺回这两个地区进行了一系列非法袭击，空中和地面攻势升级。为了在 4 月重新夺回东古塔，政府军在人口密集的平民区发动了多次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¹³ 包括使用化学武器。¹⁴ 亲政府军对东古塔的袭击经常遭到被围困武装团体的报复性暴力(见附件二)。¹⁵

37. 政府军和/或附属民兵在 1 月 22 日和 2 月 1 日对东古塔的 Douma 发动了一系列地面袭击。被袭地点位于杜马体育场附近的 Karm al-Rasas，距 Harasta 150 米。受害者和目击者称 Karm al-Rasas 是一个平民居住区，距离最近的前线约 800 米。两次袭击都是在大约 5 点到 6 点 30 分之间进行的。1 月 22 日的第一次袭击造成 6 名儿童、7 名妇女和 8 名男子受伤，2 月 1 日的第二次袭击则造成 3 名妇女受伤。

38. 在这两起事件中，受害者和证人，包括治疗的医务人员在内，都描述了非常相似的症状，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呼吸困难、咳嗽、眼睛灼热、喉咙刺激和恶

¹² 见 A/HRC/38/CRP.3 号文件。

¹³ 同上，第 38-43 段

¹⁴ 同上，第 37-40 和第 90-91 段。

¹⁵ 同上，第 53-57 段。

心。目击者均回忆说受影响地点和受害者衣服上明显有氯的气味。一些目击者描述了一种类似于漂白剂和家用洗涤剂的香味，但更加刺鼻。

39. 目击者还描述了一种缓慢发生作用的制剂。一位目击者回忆说，在识别出氯的气味后，他刚刚有时间叫醒附近的人，把布弄湿作为临时面罩，并撤离受影响区。在这两起事件中，急救人员使用了氧气和支气管扩张剂(如沙丁胺醇)来有效治疗症状，这是处理氯接触的一种常用方法。

40. 关于 1 月 22 日和 2 月 1 日使用的弹药，委员会获得并评估了实质性证据，包括元数据分析，确定了一种地对地简易火箭助推弹药(“IRAM”)。虽然这种类型的弹药已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各行行为体使用，但在两次袭击期间观察到的弹药的特殊设计表明，使用这种弹药的仅有政府军或附属民兵，但后者使用的很少。具体而言，所记录的弹药是为工业生产的伊朗火箭炮建造的，据悉这些火箭炮被提供给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指挥的部队。上述袭击遵循的是委员会先前记录的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以及自 2014 年 4 月以来的一贯模式。¹⁶ 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政府军和/或附属民兵犯下了使用禁止武器并在东古塔平民居住区发动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的战争罪。。

41. 政府军最初在 2013 年 7 月包围了亚尔穆克难民营，致 18,000 名平民受困并阻止人道主义援助进入。收复该地区的行动于 4 月 19 日开始，在邻近的 Al-Hajar al-Aswad 地区发起战斗。空中和地面行动由叙利亚军、包括巴勒斯坦民兵在内的附属民兵、国防部队以及俄罗斯空军进行。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住宅和民用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导致许多家庭生活条件恶劣。

42. 本报告所述期间，一些不同的武装团体和恐怖主义组织特别是伊黎伊斯兰国驻扎在亚尔穆克难民营，控制该营地的三分之二和邻近地区，包括 Al-Hajar al-Aswad 地区(见上文第 10 段)。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伊黎伊斯兰国成员对该营地外围的政府阵地进行了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沙姆解放组织的成员控制了亚尔穆克北部地区，叙利亚自由军战斗人员也在该营地驻扎。叙利亚自由军团体则控制了亚尔穆克以东的地区，包括 Yalda、Babila 和 Beit Sahem。

43. 4 月 19 日至 24 日，亲政府军加强了对亚尔穆克难民营的轰炸，使多达 5 000 名平民流离失所，前往邻近的 Yalda。4 月 26 日，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发言人称，正在发生的局势“对平民而言是难以想象的残酷”。两天后，即 4 月 28 日，亲政府军重新占领了大马士革农村省南部的 Al-Mazniyeh、Al-Joura、Al-Asali 和 Al-Qadam；到 5 月 5 日，他们控制了亚尔穆克营地的三分之二。到 5 月 20 日，政府军完全占领了 Al-Hajar-al-Aswad；随后，公共汽车进入该飞地，以撤离伊黎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

44. 政府军于 5 月 21 日宣布，亚尔穆克营地及其周围地区——大马士革的最后一个反对派堡垒——已成功夺回，标志着政府在经过五年多时断时续的包围和冲突后完全控制了首都。住在亚尔穆克的多达 1 万名平民受到这一决战的影响。

45. 尽管近东救济工程处自 2014 年 1 月以来一直得以在亚尔穆克难民营内提供食品、卫生用品和基本医疗服务，但其行动断断续续，并受到敌对行动的严重影

¹⁶ 关于调查委员会截至 2018 年 1 月 15 日记录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见 www.ohchr.org/SiteCollectionImages/Bodies/HRCouncil/IICISyria/COISyria_ChemicalWeapons.jpg。

响。亚尔穆克的冲突和轰炸在 2015 年 4 月加剧，伊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占领了该营地的三分之二，从而切断了与近东救济工程处之间的通道，使平民变得极为脆弱。

46. 2013 年 4 月，政府军包围了亚尔穆克难民营，加重了平民的苦难，并从此系统地阻断了人道主义援助的提供。在围困暂时缓解的情况下，人道主义行为方仍难抵达该难民营。在 5 月 21 日重新夺回之前，仍被困在亚尔穆克营地内的 1 万名平民中的大多数人根据“撤离协定”被迫迁移。

德拉省

47. 在夺得霍姆斯北部地区(见上文第 32-35 段)和亚尔穆克营地(见上文第 41-46 段)之后，亲政府军将注意力转向西南部，整个 6 月份在德拉省稳步推进并占领了 M5 高速公路以东的领土。德拉是叙利亚起义的摇篮，对亲政府军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使用常规、低精度、工业生产的弹药以及装有高爆炸性和燃烧性子弹的货运火箭、短程温压弹、具有超大口径弹头的简易装置以及大炮和迫击炮进行的空中轰炸和炮击中，包括 Busra al-Harir 和 Herak 在内的几个城镇基本被摧毁。

48. 武装团体稍作抵抗，许多人则与逃往南方的平民一起撤退。狂轰滥炸的影响在 6 月下旬变得明显，武装团体和平民发现自己被困在约旦边境，没有人道主义援助(见下文第 84-85 段)，并且易遭突袭。

49. 俄罗斯联邦 7 月初协调的初步停火谈判迅速破裂，随后轰炸加剧，超出了以往水平。当武装团体以流离失所的平民返回作为交出重武器的条件时，亲政府军再次对各城镇进行轰炸，直到武装团体在 7 月 6 日达成地方停火和“撤离协定”。7 月 15 日，在控制了德拉省大部以及撤离战斗人员和平民后，亲政府军开始对戈兰高地附近的武装团体阵地发起行动。

50. 虽然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德拉省的部分地区仍处于武装团体控制之下，但政府军一直占据德拉市的其他部分，领土控制线以扎伊迪山谷为界。德拉的西部农村由伊黎伊斯兰国的附属部队控制，叙利亚自由军附属部队则控制着东部。

伊德利卜省

51. 伊德利卜省是武装团体和恐怖组织控制下的最后一个主要据点，在整个报告所述期间不断爆发暴力。2017 年底，亲政府军加强了对伊德利卜和邻近地区的空袭，并于 1 月下旬、3 月下旬和 6 月初再次发动攻势。全国各地武装团体和恐怖组织成员有组织地撤到伊德利卜，导致当地局势更加不稳，因为他们之间的内斗继续对平民生活产生影响。许多这类团体往往具有相互冲突的议程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一直在争夺对有限资源和被困平民人口的控制。

52. 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和 Nour al-Din al-Zenki 在 2 月 18 日合并为叙利亚解放阵线之后(见上文第 6 段)，叙利亚解放阵线和沙姆解放组织之间的内斗急剧增加。在叙利亚解放阵线成员 2 月 16 日谋杀了沙姆解放组织的一名指挥官后，两个团体之间的冲突蔓延到阿勒颇西部和伊德利卜北部，影响了 20 多个城镇和地区，包括 Maarrat al-Nu'man、Ariha 和 Tramlah 的平民生活。到 2 月底，沙姆解放组织已经失去对阿勒颇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致使该恐怖组织撤退到伊德利卜西

北部。3月初，沙姆解放组织在伊德利卜发起重夺领土的反攻。与此同时，亲政府军的袭击也继续影响全省平民。

53. 从1月下旬开始，亲政府军加强了对伊德利卜西北部的空袭，目标是民用物体和受特别保护的物体，包括医疗设施、市场和学校，以及人口密集的平民区。1月29日上午7时30分左右，亲政府军发动了一次空袭，袭击了 Saraqeb 马铃薯市场，造成至少12名男子和一名男孩死亡，6名男子受伤。这是一个主要由男性光顾的场所，大多数受害者是来自附近地区的商人和工人。

54. 后来，大约上午10时30分，亲政府军在 Saraqeb 发动空袭，使用凝土穿透性弹药(“地堡炸弹”)袭击了 Oday(也称为 Al-Ishan)医院东部，马铃薯市场袭击的受害者正在该院接受治疗。有六名男子，包括三名医务人员受伤，医院停止服务。据受害者和医务人员说，Oday 医院内或附近没有军事设施，袭击前没有发出任何警告。¹⁷

55. 2月3日后记录了更多的敌对行动，一架俄罗斯苏霍伊-25地面攻击机在马斯兰上空被沙姆解放组织成员击落(见上文第6段)，该组织声称对打死飞行员负责。第二天，亲政府军加大了伊德利卜西北部的空中行动。2月4日大约晚上9点，政府直升机在 Saraqeb 的 Taleel 地区投下至少两枚桶装氯气炸弹。受害者描述的症状与氯的使用相一致，包括呼吸急促、喉咙灼热、咳嗽、瞳孔散大和胸痛，并类似家用洗涤剂的气味。这次袭击造成至少11名男子受伤，其中包括3名急救人员。委员会分析的文件和实质性证据证实，该地区有直升机飞过，并使用了两个黄色气瓶。¹⁸

56. 2月5日下午4时50分左右，亲政府军在 Saraqeb 再次发动空袭，袭击了一座内含地中海贫血中心和血库的建筑物，该血库为伊德利卜、阿勒颇南部和哈马北部的医院提供服务。这次袭击造成一名男子受伤，重要设备遭到破坏，使数百名患者无法获得救命药物和输血。在袭击发生之前没有发出任何警告。

57. 3月下旬的暴力进一步达到高峰。3月21日上午10时左右，亲政府军对 Kafir Bateek 村发动了多次空袭。第一次空袭袭击了一个距离一所女子小学约300米的空旷地区，受惊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大约10分钟后，第二次空袭袭击了距离该学30米的地区，此时儿童和工作人员已经撤离。12名女生与一名52岁男子及其三个女儿和四名孙子女一起在附近的避难所避难。第三次空袭袭击了该避难所，造成里面的所有20名平民死亡。找到这些尸体的救援人员描述，大部分遇难者是仍然背着背包的女生。

58. 第二天，即3月22日下午大约4时10分和4时20分，亲政府军对 Harem 市一个住宅区的一个大众市场发起了“双击”袭击。¹⁹ 袭击中有50多人，其中

¹⁷ 自2013年以来，委员会记录了亲政府军系统地以保健基础设施为目标，剥夺平民和交战方医疗的情况。

¹⁸ 见2018年5月15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关于2018年2月4日据称在 Saraqeb 发生的事件的实况调查报告，可查阅 www.opcw.org/fileadmin/OPCW/S_series/2018/en/s-1626-2018_e_.pdf。

¹⁹ “双击”袭击是指对某一目标/地区的第二次袭击发生在第一次袭击后不久，造成前来援助、哀悼或转移第一次袭击受害者遗体的人死亡或受伤。

包括 18 名儿童死亡，至少 70 人受伤。袭击是在放学时进行的，这部分解释了为何伤亡人数如此之大。

59. 4 月至 5 月期间，亲政府军主要集中于重新夺回亚尔穆克难民营的军事行动(见上文第 41-46 段)，并在 6 月初返回伊德利卜。例如，6 月 7 日晚上 9 时 10 分左右，在晚间祈祷期间，亲政府军在扎尔达纳 Saad bin Mowat 清真寺附近的住宅区进行了空袭。大约 30 分钟后，亲政府军对同一地区发动“双击”袭击，造成急救人员死伤。这两次袭击造成 48 名男子、妇女和儿童死亡，多达 80 名平民受伤。所使用的武器摧毁了整个建筑物，并造成了深达 10 米、宽 10 至 15 米的弹坑。

60. 在整个伊德利卜，武装团体和恐怖组织继续干涉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平民生活，其中大多侵权行为系沙姆解放组织的恐怖分子所为。在该组织控制的地区，其自封的“救国政府”作为准民事/行政当局运作，提供民事登记、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并通过所设立的、以所谓反对恶行和确保“道德”行为作为目标的委员会对平民加以控制。

61. 在武装团体控制的地区，地方议会及其临时政府机构仍在运行(例如，卫生局设在 Maarat al-Numan)。委员会收到了许多关于武装团体任意逮捕平民以及绑架教师和保健工作者的指控。这些指控正在调查中。据证人描述，从武装团体手中接管的地区的生活条件变得更加糟糕，该恐怖主义团体的法令对妇女和女童产生了不同影响。²⁰

62. 沙姆解放组织的成员一直在颁布法令，要求妇女和 9 岁以上的女童在户外行动时穿黑色或深棕色的 jalabiya，即一种裁剪宽松的服装。她们不得穿色彩鲜艳的衣服，必须遮住头发，且不能化妆。沙姆解放组织一直在伊德利卜的学校发布类似的法令，强调不遵守着装要求的女生将被禁止上课。

63. 委员会认为，亲政府军犯下了故意袭击受保护物体、蓄意攻击医务人员(见上文第 54 和 56 段)和使用违禁武器(见第 55 段)的战争罪，而且亲政府军有四次并非攻击特定的军事目标，这构成在平民区发动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的战争罪(见上文第 53 和 57-59 段)。

四. 流离失所者

64. 阿勒颇、霍姆斯北部、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农村省、德拉和伊德利卜省的激烈战斗在六个月内共致 100 多万叙利亚男子、妇女和儿童流离失所。在委员会记录的大多数案件中，流离失所是由交战各方的非法行为直接造成的。这种行为包括非法袭击，导致平民在恐惧和绝望中逃离家园，并因交战各方之间作为地方停火的一部分谈判达成的“撤离协定”而被迫迁移。²¹ 委员会继续记录全国范围内造成数十名平民死亡和伤残的空中和地面攻势，同时注意到，经过七年的战

²⁰ 关于对沙姆解放组织如何以系统歧视妇女和女童的方式严格解释伊斯兰法律(伊斯兰教法)原则的分析，见 A/HRC/37/CRP.3 号文件，脚注 6。

²¹ 见委员会的报告“Sieges as a weapon of war: encircle, starve, surrender, evacuate”，2018 年 5 月 29 日，可查阅 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CoISyria/PolicyPaperSieges_29May2018.pdf。

争，已有超过 550 万难民逃离该国，650 多万平民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流离失所。

65. 害怕回到因交战方的非法行为而导致居民逃离家园的地区，也将对现在严重分崩离析的叙利亚社会的未来人口产生破坏性影响。在许多情况下，一些个人向委员会讲述说，他们非常害怕返回最近被政府军收复的地区，包括东古塔(大马士革农村省)，霍姆斯北部农村和亚尔穆克营地(大马士革)。在另一些情况下，包括在阿夫林(阿勒颇)，武装团体成员在平民家里大肆抢劫，使逃离冲突的平民的家产几乎丧失殆尽(见上文第 28 段)。还有一些情况下，流离失所者发现他们的房屋被战斗人员及其家人占用，或被武装团体用于军事目的(见上文第 30 段)。有些事件似乎有宗派色彩。在其他情况下，包括在拉卡和德尔祖尔省，返回的障碍包括平民住房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破坏，以及未爆炸弹药的存在。

66. 委员会在本报告中强调了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的战争，以及深受影响的平民的艰难处境。在所记录的案例中，交战各方均未尝试提供反映流离失所者有权享有的最基本标准的住所，任何迁离都不是在令人满意的安全、营养、健康或卫生条件下进行的；相反，许多流离失所平民处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北部受武装团体控制的地区，在过度拥挤的营地或没有基本服务的废弃建筑物中艰难度日。在南部，德拉冲突期间流离失所的数千名平民(见下文第 84-85 段)住在他们的车辆内，或暴露在灼热的沙漠阳光下，靠极其有限和定量配给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在难以想象的条件中生存。在“撤离协定”框架内，向平民提供食物、水和适当生活条件的责任在造成流离失所的各方，包括谈判、签署和执行协定的亲政府军和武装团体；但是，他们无视这一责任。成千上万的其他境内流离失所者继续困在大马士革农村省严重拥挤和/或服务不足的地点，其中许多被政府军非法关押。²²

67. 委员会注意到，地方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继续在改善境内流离失所者面临的危机方面发挥辅助作用，尽管它们与这些人的接触经常遭到政府军、武装团体和恐怖组织的故意拒绝，或受到敌对行动的阻碍。在其能够开展行动的地区，它们的存在和所提供的援助帮助减少了境内流离失所者所遭受的伤害，但却不足以满足全国范围内仍然面临风险的数十万境内流离失所者日益增加的人道主义和保护需求。鉴于这些原因，委员会向交战各方提出了一系列切实的建议，以解决影响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平民的各种问题，包括确保其住房、土地和财产权(见下文第 90-91 段)。

阿勒颇省

68. 在橄榄枝行动的最初几天，造成了第一波流离失所，当时土耳其军队和附属团体开始轰炸阿夫林市外的地区。截至 1 月 22 日，约有 5,000 人逃离了包括 Admanli、Bulbul 和 Shankal 在内的地区。然而，想要离开阿夫林地区的家庭必须要有民主联盟党当局的授权，因为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和库尔德民警 Asayish 关闭了出境点。据一些流离失所的平民说，在军事行动结束之前，他们被库尔德当局阻止离开阿夫林地区，直到袭击迫近之时(尽管需紧急医疗者被允许在特殊

²² 见 A/HRC/38/CRP.3 号文件，第 63-67 段。

情况下离开)。到 2 月中旬, 有 15,000 多名平民为了安全从该地区流向阿夫林市和邻近地区。

69. 在阿夫林流离失所的平民一致描述了过度拥挤的状况, 以及几十个人如何在只有几个房间的建筑物中栖身, 一些家庭则呆在户外的建筑工地上, 在严寒的天气中受冻。他们还因获得包括水和电在内的基本服务的机会有限以及基本商品价格高昂而艰难度日。3 月初, 在使用 Matina 村主要水泵站的机会被中断后, 他们的苦难加重, 几个周都没有自来水。陷入困境的平民回忆他们如何在绝望中靠井吃水和洗漱。过度拥挤导致食物严重短缺, 这从面包店前流离失所者排起的长队中可以看出。平民回忆说, 随着空中和地面行动离阿夫林市越来越近, 他们被迫躲在地窖里好几天, 没有厕所, 水量(不可饮用)有限, 也没有食物。

70. 到 3 月中旬, 当空中和地面轰炸来到阿夫林市时, 绝望的平民逃往政府控制的地区, 导致第二波流离失所。这些流离失所者描述了成千上万的男子、妇女和儿童逃离该市的情况。3 月 18 日, 在阿夫林地区被正式宣布占领时, Tal Refaat、Nabul 和 Zahraa 镇登记了 32 万多名流离失所的男子、妇女和儿童中的 98,000 人。

71. 在编写本报告时, 仍有 138,000 多名流离失所者留在 Tal Refaat、Nabul 和 Zahraa 及周围社区。由于援助机构需要土耳其哈塔伊省长授权才能为某些地区提供服务, 平民所处的严峻的一般人道主义局势进一步恶化。尽管这些地区有更多人道主义合作伙伴, 但援助和服务仍然不足, 特别是对农村地区的流离失所者而言。平民描述说, 流离失所者所在地不符合标准, 设施不足, 无法确保妇女和儿童的尊严和安全。一些流离失所的男子表示担心被政府军强行征兵。

72. 从阿夫林流离失所的人, 行动自由仍然受到严重限制。村民们特别指出, 武装团体的成员拒绝允许他们经过检查站重新进入他们的村庄, 除非他们行贿, 贿金从 50 美元到 75 美元不等。来自阿夫林地区的一些居民表示他们不愿、实际上不敢返回, 在新当局控制下生活。

霍姆斯省北部

73. 5 月 1 日, 亲政府军和武装团体达成了一项地方停火和“撤离协定”, 将战斗人员、其家人和其他平民从 Rastan、Telbiseh、al Houla 和 Zafarana 等城镇运到武装团体控制下的伊德利卜和阿勒颇北部。定于 5 月 5 日举行的第一轮撤离工作推迟了两天, 以便从大马士革南部撤离平民(第 79-81 段)。

74. 根据地方停火协定, 在 Rastan 和 Telbiseh 建立集合点后, 该地区的平民被告知他们将于 5 月 1 日被撤离到伊德利卜和阿勒颇的 Jarablus。然而, 由于敌对行动和伊德利卜恶劣的流离失所者生活条件(见下文第 86-89 段), 大多数人选择前往 Jarablus。据称其他人去了阿夫林, 另有多达 217,000 人留在该地区。

75. 在政府军 5 月 15 日宣布该地区被重新夺回后, 流离失所的平民一致描述了他们如何由于害怕留下和要求所有 18 至 42 岁男子服兵役的规定而决定离开。一名男子说, 尽管他们害怕被抢劫或财产遭到破坏, 但全家是离开了他们在 Zafarana 的家, 因为他们更怕报复性暴力和强迫征兵。

76. 5 月 7 日至 16 日, 在俄罗斯军警的监督下, 大约 35,000 名男子、妇女和儿童被政府公共汽车和车辆从霍姆斯北部的村庄主要运往伊德利卜和阿勒颇的

Jarablus。但由于协议各方和 Jarablus 附近地区武装团体之间缺乏协调，导致 Rastan 来的平民受到长期拖延。5 月 9 日，在 Al-Bab 的一个检查站，平民在没有基本援助或食物的情况下，等了几个小时才进入 Jarablus。被撤离者报告称，在 25 小时的旅途中至少有一名妇女死亡。

77. 平民一致报告他们如何未被告知“撤离协定”的某些条款，例如确切的目的地和可能的替代路线。一名男子回忆说，5 月 16 日，一辆公共汽车在绕道亲政府军控制的地区时，平民遭到不明身份射击者的射击。公共汽车随后被损坏，一名妇女和一名儿童受伤。

78. 霍姆斯北部的撤离过程似乎与委员会以前记录的情况相似。²³ 对于无法选择目的地的 35,000 多名男女和儿童中的每一个人而言，将其撤离的决定等于强迫迁移的战争罪。

大马士革和大马士革农村省

79. 4 月 29 日，政府军和驻扎在亚尔穆克难民营的叙利亚自由军附属武装团体达成了战斗人员和平民撤离协定。第二天，又与沙姆解放组织达成了从亚尔穆克撤离战斗人员和平民的协定；撤离很快开始，并在 5 月初完成。虽然没有向被撤离的平民传达协定的条款，但就伊德利卜的主要什叶派城镇 Fu'ah 和 Kafraya 达成了人口互换协议，²⁴ 分两个阶段释放了被伊德利卜省 Jisr al-Shughur 区 Eshtabraq 村的武装团体绑架的约 40 名平民。

80. 4 月 20 日，有报告称，自 4 月 13 日以来，大约 7,000 名平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巴勒斯坦难民，流散到大马士革南部的 Yalda、Babila 和 Beit Saham 镇(见上文第 7 段)；²⁵ 随后，1,300 多名平民，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从这些地区撤离到阿勒颇北部农村地区。自 5 月 4 日以来，已从大马士革南部撤离 1 万平民。

81. 4 月下旬至 5 月初，从亚尔穆克难民营及其周围地区撤离的平民描述了他们被送往的难民营的恶劣生活条件。例如，每个撤到阿勒颇的家庭只有一个 4 米乘 4 米的塑料帐篷，而室外温度高达 50 摄氏度。交战各方没有向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食物或水，也没有为获得基本卫生设施提供便利。

82. 亚尔穆克难民营大部分遭到敌对行动的严重破坏，使流离失所者暂时无法返回。此外，来自亚尔穆克难民营和邻近地区的数千名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缺乏法律地位，这进一步加大了他们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外的未来不确定性。

83. 在大马士革农村省，收复东古塔的战斗导致 16,000 多人流离失所者，其中许多人被政府军非法关押，²⁶ 他们继续在 7 个严重过度拥挤和/或服务不足的地点生活(见上文第 66 段)。

²³ 见“Sieges as a weapon of war”(见脚注 21)。

²⁴ 2015 年 3 月，主要由 Jaish al-Fatah 组建的武装团体占领了伊德利卜市，并包围了 Fu'ah 和 Kafraya。

²⁵ 见 www.un.org/unispal/document/military-operations-in-syrias-yarmouk-camp-displace-7000-mostly-palestinian-refugees-daily-press-briefing-by-secgen-spokesman-excerpts。

²⁶ 见 A/HRC/38/CRP.3 号文件，第 63-67 段。

德拉省

84. 6 月下旬，数十名平民开始从包括 Busra al-Harir 在内的热点地区逃离家园，前往德拉省较安全的地区。平民报告说，当时有 1,000 多个家庭住在废弃学校、地方议会大楼或其他人家中，所有这些家庭都过于拥挤，缺乏足够的设施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85. 总的来说，估计有 27 万人为摆脱冲突逃往南部边境，目前有 6 万人生活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见上文第 12 段)。一名男子表示边境的情况“难以形容”，并回顾 6 月 29 日有五名儿童因中暑或被蝎子蜇咬而丧生。在编写本报告时，约旦和以色列政府封闭了边界。大约 164,000 多名境内流离失所者被安置在库奈特拉省的难民营。一名证人强调，数千名平民故意不在政府控制的地区寻求避难，以免被强行征兵或拘留。

伊德利卜省

86. 自冲突发生以来，居住在伊德利卜的 250 万人中有一半以上流离失所，经常多次流离失所。仅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就有 50 多万平民被迁往伊德利卜省和在该省内流离失所。从 4 月起，主要来自东古塔、²⁷ 霍姆斯北部农村(见上文第 73-76 段)和大马士革亚尔穆克难民营(第 79 段)的 8 万叙利亚男子、妇女和儿童中的许多在缔结“撤离协定”后，被强行迁往伊德利卜。新的涌入使严重拥挤地区的生活条件进一步恶化，流离失所者往往在没有生存必需品的情况下自谋生路。

87. 那些被安置在伊德利卜农村地区临时营地的人特别容易受到伤害。今年年初的暴雨和洪水使受影响的社区陷入困境，其中大多数人被迫在没有饮用水和其他基本必需品如燃料和毯子的情况下生活。提供的医疗服务有限；一些单独工作、没有基本医疗用品的医生每天治疗多达 200 名患者。营地儿童基本没有教育机会。

88. 由于流离失所者人数众多，伊德利卜的援助组织报告说，他们在开展行动时遇到巨大困难。自冲突开始以来流离失所人数达到最多的同时，国际资金发生短缺，使援助队无法提供基本的救生援助，尽管他们完全可以进入某些地区。对境内流离失所者社区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使援助行动更加困难。

89. 例如，在伊德利卜北部，Atma 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群在 2 月 6 日遭到袭击。上午 10 点左右，一枚迫击炮袭击了 Al-Bayan 营地，另有两枚迫击炮袭击了 Al-Jazeera 营地。一名在 2017 年来自拉卡的女孩死亡，至少有 7 名其他流离失所者受伤，包括该女孩的父亲、另一名 17 岁女孩、一名 6 岁男孩和一名 2 岁女孩。几位目击者指出，炮击来自当时在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控制下的 Deir Ballut 地区，该部队犯下了对 Al-Bayan 和 Al-Jazeera 难民营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的战争罪，并进一步严重侵犯了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权。

²⁷ 同上，第 68-70 段。

五. 住房、土地和财产权

90. 虽然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由于本报告其他部分述及的战斗，整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个人和社区的住房、土地和财产权保护方面的挑战更加严峻，但这类挑战实际上早于当前的冲突。这些挑战包括地籍册中缺乏准确的继承和财产交易记录、对非正规住房不同程度的接受以及政府系统的腐败。七年冲突造成的大规模破坏、流离失所和死亡给寻求保护其权利的个人制造了更多障碍，特别是对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女户主家庭而言。流离失所者因获取基本信息的机会有限和更加脆弱而受到特别的影响。政府不仅有权利，也有义务制定重建和发展以及财产权保护框架。在这种情况下，至少自 2013 年以来，叙利亚国内法律框架在财产权方面一直在做重大修改。

9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对第 10 号总统令(或“法律”)给予了很多关注，该法令扩大并修改了第 66/2012 号总统令。委员会经常提请谨防颁布似乎是改革土地法和加速重建的合法尝试，但却没有考虑到流离失所者情况的法律和法令。例如，第 10 号法律似乎没有考虑到失踪人员、女户主家庭、在政府控制以外地区进行的诚信交易、远程保护财产权的障碍或大部分流离失所者缺乏民事证件的问题。²⁸ 此外，委员会对现有立法的审查表明，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9/2012 号总统令允许被判犯有各种罪行者的财产由国家没收。正在对这些法律动态进行调查。

六. 现行调查

92. 4 月 7 日一整天，在杜马发动了多次空袭，袭击了各居民区。委员会收集的大量证据表明，大约晚上 7 时 30 分，直升机扔下的装有氯气的气瓶击中了位于 Shohada 广场西南约 100 米处的一个多层住宅公寓楼。委员会收到的信息表明，至少 49 人死亡，多达 650 人受伤。

93. 虽然委员会无法就死亡的确切原因得出任何结论，特别是是否使用了除氯以外的另一种可能造成或导致死亡和受伤的制剂，但它回顾说，习惯国际人道主义法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2013 年批准的《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禁止将氯气武器化。

94. 在伊黎伊斯兰国分别于 2017 年 10 月和 12 月在拉卡省和德尔祖尔省失败后，一些问题继续阻碍平民返回的可行性。这些问题包括平民住房和基础设施，包括医院、学校和其他受保护物体以及电力和水管线遭到大规模破坏，缺乏重建，美利坚合众国领导的联盟和附属叙利亚民主力量在拉卡留下的未爆弹药造成污染(见上文第 65 段)，以及伊黎伊斯兰国作为其撤离战略的一部分留下的地雷、诱杀装置和简易爆炸装置没有得到清除等。缺乏基本服务是一个重大障碍；例如，委员会收到的信息表明，德尔祖尔的一些平民直接喝幼发拉底河的非饮用水。委员会还收到关于在拉卡和德尔祖尔部分地区的检查站执勤的叙利亚民主力量任意逮捕的指控。保护问题、叙利亚民主力量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北部持续

²⁸ 特别是，委员会咨询的许多叙利亚律师指出，有一项要求是，授权委托书在得到承认之前，必须先由情报部门消除嫌疑。

非法关押境内流离失所平民(A/HRC/37/72, 附件三, 第 1-18 段), 以及无法使用电话和互联网线路等, 仍然妨碍与受害者和证人接触。

95. 委员会还继续调查 2017 年 6 月至 10 月期间对拉卡市的伊黎伊斯兰国阵地发起的空袭事件, 这些袭击摧毁了该市的大部分地区并导致几乎全部人口流离失所。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 对拉卡市的广泛破坏包括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重大挑战继续出现, 包括伊黎伊斯兰国作为一项政策, 防止平民记录所发生的袭击, 受害者和证人在混乱中往往使无法确定某次袭击是空中还是地面行动, 以及伊黎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在包括医院在内的许多民用基础设施中部署其人员和军事设施等, 从而使调查变得非常复杂。

96.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 美国领导的联盟在 6 月 28 日承认, 2017 年 3 月 20 日至 21 日夜间对拉卡省曼苏拉 Al-Badiya 学校发动的空袭造成 40 名平民死亡, 同时声称“这一袭击决定符合武装冲突法”。但委员会重申其调查结果, 即在该建筑物内避难的 200 多名流离失所居民中有 150 人死亡。²⁹

97.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整个东北部, 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家属继续被任意剥夺自由, 并剥夺了叙利亚民主力量营地外的行动自由。据称 2,000 多名外国妇女和儿童因原籍国拒绝将其遣返以进行调查和/或审判, 他们被剥夺了正当程序, 陷于法律真空。

98. 委员会还感到关切的是, 有报告称, 美利坚合众国正考虑将一名曾为伊黎伊斯兰国作战的被拘美国公民送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之前他被转移到伊拉克的美国基地进行了审讯。根据国际法, 必须采取必要措施, 确保在获释前自由受到限制的人员的安全。人权法关于绝对禁止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行为进一步排除了被拘留者受到这种待遇的风险。³⁰ 此外, 不驱回原则也在一些适用的法律文书中得到承认。

99. 委员会收到的令人不安的报告显示, 包括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农村省、哈马、霍姆斯、哈塞克和拉塔基亚在内的一些省份的叙利亚民事登记部门一直在公布已故叙利亚人名单。那些据称死亡的人遭到逮捕——往往是任意逮捕——并被亲政府的军事和安全部队拘留, 其中许多人自那以后被强迫失踪。正在对上述所有指控和事态发展进行调查。

七. 建议

100. 处理影响境内流离失所平民的各种问题以及与住房、土地和财产权有关的问题的基本框架载于两份关键文件: “境内流离失所问题指导原则”(E/CN.4/1998/53/Add.2, 附件)和“归还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住房和财产的原则”(E/CN.4/Sub.2/2005/17, 附件)。两者都重申了国际公认的人权和人道主义法规范

²⁹ 见“联合特遣队—坚决行动”的月平民伤亡报告, 2018 年 6 月 28 日, 可查阅 www.inherentresolve.mil/News/News-Releases/News-Article-View/Article/1562215/cjtf-oir-monthly-civilian-casualty-report。另见 A/HRC/37/72, 附件四, 第 7-11 段。

³⁰ 见“眼不见为净: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拘留期间死亡情况”(A/HRC/31/CRP.1)。

和标准，并以之为基础。冲突各方在对领土实行控制时应遵守这些原则，³¹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应将这些原则充分纳入其国家立法。

101. 关于这些原则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源于(强迫)迁移的侵权行为的适用，委员会特别提请注意以下原则：

- 如果一个社区面临被迫迁移的风险，有关当局应确保采取一切措施，尽量减少迁移及其负面影响。监督迁移的当局应在最大可行的范围内确保被迁移的人得到适当的居住条件，迁移是在安全条件下进行，提供适当的健康和营养，并确保家庭成员不被拆散(见 E/CN.4/1998/53/Add.2, 附件, 原则 7)。
- 境内流离失所者不得被扣留或关闭在营地内，如果由于例外情况绝有必要扣留或关闭，时间也不得长于情况所需要(E/CN.4/1998/53/Add.2, 附件, 原则 12)。
- 国家当局负有对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主要责任，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有权向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它们的服务；有关当局，特别是如果它无能力或不愿意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不得任意拒绝别人提供这种援助(E/CN.4/1998/53/Add.2, 附件, 原则 25)。
- 流离失所者有权收回他们被任意或非法剥夺的住房、土地和/或财产，或按照独立无偏的法庭的决定，就他们无法收回的任何住房、土地和/或财产得到补偿(E/CN.4/Sub.2/2005/17, 附件, 原则 2.1)。各国还应将归还权作为补救的优先办法(同上, 原则 2.2)。
- 流离失所者有权安全和有尊严地自愿返回其家园、土地或惯常居住地，安全和有尊严地自愿返回应建立在自由、知情和个人选择基础上(E/CN.4/Sub.2/2005/17, 附件, 原则 10)。
- 被任意或非法剥夺住房、土地和/或财产的任何人，都应有可能向一独立和公正的机构提出归还和/或赔偿要求，取得对其要求作出的决定，并收悉关于此类决定的通知。国家不应为提出归还要求设置任何先决条件(E/CN.4/Sub.2/2005/17, 附件, 原则 13.1)。
- 各国应确保归还要求程序的各个方面，包括上诉程序的公平、及时、简便、免费并对年龄和性别保持敏感。各国还应采取积极措施，确保妇女能够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这一进程(E/CN.4/Sub.2/2005/17, 附件, 原则 13.2)。各国应进一步确保失散和孤身儿童能够参与归还要求进程，并获得充分的代表性(同上, 原则 13.3)。
- 各国不得承认在压力下，或直接或间接在其他方式的强制或强迫下，或违反国际人权标准进行的任何住房、土地和/或财产交易，包括任何转让的有效性(E/CN.4/Sub.2/2005/17, 附件, 原则 15.8)。

³¹ 关于武装团体，见《非洲联盟保护和援助非洲境内流离失所者公约》，第 7 条。

Annex II

Attacks on Damascus city and Rif Damascus by armed and terrorist groups

1. On 22 January, at approximately 1:30 p.m., members of Faylaq al-Rahman and/or Haya't Tahrir al-Sham (HTS) based in Jobar (eastern Ghouta) launched improvised mortar shells towards the Bab Toma borough of the Old City of Damascus. The attacks struck the Old Gate Square, where buses were gathered to await children from al-Riay'ah al-Khasa' school in nearby Bab Sharqi. One shell landed in the main Bab Toma roundabout, killing at least nine civilians, including women and girls, and wounding 29 others. Victims, the majority of them students, were taken to the nearby Saint Louis "French" Hospital. Hundreds of students began exhibiting signs of trauma after the attacks, whereafter schools in Bab Toma were closed for at least three weeks.
2. Members of Ahrar al-Sham, on 1 February, at approximately 4:30 p.m. in Harasta (eastern Ghouta) launched mortars on the impoverished, predominantly Alawite populated Esh al-Warwar neighbourhood of Damascus city, situated approximately three kilometres from Harasta. Beginning in the late afternoon, witnesses recalled hearing a series of explosions, and described an average of one shell exploding "every five to ten minutes." Most shells struck the Hay al-Deiriyah (Deir al-Zour Quarter), a few hundred metres from Tishreen Military Hospital. The attacks killed at least seven civilians, and injured 13 others.
3. Later that week, on 6 February, members of Faylaq al-Rahman and/or HTS in Ayn Tarma (eastern Ghouta) launched mortars on al-Homsi neighbourhood in Jaramana (Rif Damascus). The attacks killed two boys aged 6 and 9, both of whom were students in Badi' Radwan school. Adjacent to Jaramana, Ayn Tarma served as the closest armed group held position to Damascus at the time. The boys' father recalled finding his children bloodied and covered in shrapnel wounds, and recounted the trauma suffered by his wife who often woke at night, hallucinating and calling out for her sons.
4. Through the use of unguided mortars, the abovementioned attacks carried out by Faylaq ar-Rahman and/or Hay'at Tahrir al-Sham and Ahrar al-Sham killed and maimed hundreds of civilians, amounting in each documented instance to the war crime of launching indiscriminate attacks. The attacks seriously contravened the most basic human rights of persons, including the right to life,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person. Numerous similar attacks were documented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A/HRC/38/CRP.3, paras. 53–57). The repeated, indiscriminate shelling of Damascus city and Rif Damascus by these groups further amounted to the war crime of intending to spread terror among civilians residing in Government-held areas.¹ Moreover, even if carried out with the purpose of inducing Government forces to cease their unlawful attacks, armed and terrorist groups did not have the right to resort to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persons not taking a direct part in hostilities.

¹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ICTY), *Prosecutor v. Stanislov Galić*, Appeals Judgment, IT-98-29-A, 30 November 2006, at paras. 99-109.

Annex III

Information note submitted by Turkey on Operation Olive Branch

The Commission made to member states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regarding its investigation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In that regard, the Commission received the following response from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regarding its operations in Afrin (Aleppo Governorate).¹ That response appears verbatim below.

1. As the conflict in Syria continues unabated in its eighth year,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war have exceeded the borders of Syria and its immediate vicinity. The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that found fertile ground due to conflict conditions have been a serious threat for the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 well as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Syria.
2. Turkey's national security has been under the direct threat of Syria-based terrorist organisations, among which DEASH and PKK/KCK's Syria affiliate PYD/YPG come at the forefront.
3. In countering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our response has always been proportionate, measured and responsible in line with the right of self-defense as outlined in Article 51 of the UN Charter. As such, Turkey has successfully concluded the Operation Euphrates Shield (OES) in 2017, through which 2015 km² of land was cleared from DEASH and a safe haven free of terror could be established, enabling displaced Syrians to return. More than 182.000 Syrians have already returned from Turkey.
4. However, the terrorism threat from Syria targeting our borders was far from over. The threat posed by the PYD/YPG terrorist elements deployed in the bordering Afrin region, to the lives and property of the brotherly people of the region as well as our citizens living close to the border area was heightened due to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harassment fires and attacks.
5. From the beginning of 2017 to January 2018, Hatay and Kilis provinces of Turkey as well as the Turkish military posts and bases in the region and the military observation posts in Idlib were targeted from Afrin with almost 700 harassment fires and attacks, as of the beginning of 2018.
6. There was also the risk of DEASH elements, which had come from other parts of Syria and nested in the Afrin region, to attack our country and our border regions, and to transit to Europe through our country.
7.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Turkish Armed Forces launched "Operation Olive Branch" (OOB) on 20 January 2018 against these terrorist elements. The objective of this operation was defined as to ensure our border security, neutralize terrorists in Afrin and thus save the brotherly Syrians from the oppression and cruelty of these terrorists.
8. The operation has been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in accordance with our right to self-defense as outlined in Article 51 of the UN Charter and the relevant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1373(2001), 1624(2005), 2170(2014) and 2178(2014) as well as in full respect to Syria's territorial integrity.
9. During the planning and execution phases of the operation, only the mentioned terrorist elements and their hideouts, shelters, emplacements, weapons, vehicles and equipment were targeted. Civilian structures, buildings in which civilians were detected or religious, cultural and historic sites were never targeted. Globally accepted targeting

¹ The Commission considered the abov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Republic of Turkey directly relevant to its report. Such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may be appended to the Commission's public reports at its discretion and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concerned state.

methods were applied during the conduct of the operation. Targets were determined through reconnaissance works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s) and instantaneous/dynamic intelligence.

10. All precautions were taken to avoid collateral damage to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The campaign has been exemplary in that regard. To minimize collateral damage, maximum precision in targeting was applied, even to the extent of often slowing down the operation.

11. However, PYD/YPG launched a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with visual material shot at different times and locations, claiming that civilians or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were targeted, which does not reflect the truth. On the contrary, following the start of the operation, PYD/YPG perpetrated more than 90 rocket attacks to our Kilis and Hatay provinces, killing and injuring many of our citizens.

12. The military phase of OOB was concluded on the 58th day of the campaign, following the liberation of Afrin city on 18 March.

13. OOB has shown to the entire world how a counter-terrorism operation can be conducted without harming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14. The next phase of the operation, which is now underway, is focused on ensuring security and stability (de-mining, establishing order, local governance and security, return of IDPs and refugees originally from Afrin). It is guided by the success of the OES model.

15. “Local ownership” is the overarching principle for bringing back stability to liberated area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OOB, our motto has been “Afrin belongs to the people of Afrin”. During this second phase, our efforts are aimed at translating this motto into reality.

16. In line with this principle, the formation of local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s have been supported.

17. Seven Local Councils composed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local people are now in place. As an example, the Local Council in Afrin city, presided by a Kurdish representative, is composed of eleven Kurds, eight Arabs and one Turkmen, demonstrating the demographic nature of the region.

18. Restoring security and establishing local governance facilitates the return of the people of Afrin back to their homes as has been the case in the OES area.

19. Despite Turkey’s efforts, many others who had left Afrin and taken shelter in surrounding areas cannot go back to their homes as they are blocked by PYD/YPG and the regime.

20. To bring life back to normal, de-mining continues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Search operations for mines and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 (IEDs) in and around Afrin city center are underway.

21. We have provided, through our national agencies, continuous humanitarian aid and fundamental health services to the region in order to prevent civilian suffering. We have also facilitated the cross-border delivery of UN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22. Relevant Turkish agencies are working hand in hand with the local population to restore public services and to improve the infrastructure. Maintenance and repair works for water-well drilling and sewage systems are underway. Excavation and road repair works continue simultaneously with mine clearance activities. Reconstruction of houses demolished due to PYD/YPG-planted IED explosions has also started. Work is underway for providing electricity from Turkey to Afrin, where no grid power has been available for the last six years.

23. In close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with the true owners of Afrin, Turkey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and encourag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wide range of stabilization projects in Afrin.

24. Operation Olive Branch demonstrates that Turkey will not tolerate any terrorist organization finding safe haven in this region of vital importance for her national security. Turkey will not consent to the pursuit of unilateral agendas that are against the will of the

Syrian people. Turkey's effort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political unity of Syria by rolling back the territorial expansion of a terrorist entity which pursues a separatist agenda.

25. The eradication of terror generating from Syria will be made possible by the elimination of the conditions that have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This could be achieved through a negotiated, credible and lasting political solution.

26. Turkey remains staunchly committed to finding a political solution to the conflict in Syria through a genuine political transition as outlined in the Geneva Communiqué and the UNSC Resolution 2254, and will continue its dauntless efforts to make this a reality as soon as possible.
